



四川历史农业地理

The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geography in Sichuan Province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郭声波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 成都



序

这本书是郭声波同志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功夫修改、补充、重新写定的。仅就篇幅来说，较之原来的论文，增加一倍以上。其特点容可撮述一二。

农业地理与农业文化和自然地理有密切关系。农业文化在民间有较长的稳定期，人们可以透过农业文化景观把握其脉搏；自然地理与农业文化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声波同志十分注重进行传统农业与自然地理关系的考察。肥沃坦荡、河渠酩流的成都平原自不必说，就是粮丰果茂、迤邐如画的长江沿岸、盆中丘陵，以及葭萌古道、三峡雄关、相岭密箐、泸沽云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声波同志曾深入泸沽湖畔摩梭人（纳西族的一支）家居作客调查，他十分惊讶地得知他们种庄稼只不过是近几十年间的事。尽管泸湖沿岸土地衍沃，气候适宜，千百年来摩梭人只营畜牧（距湖较远者）和捕鱼（近湖居民），不懂稼穡（充其量

只有极少的人种芡菁)。当他目睹主人清晨下湖不到一小时即捕获两尾两斤重的细鳞鱼时,才恍然大悟:操一叶之扁舟(其实是独木舟),总比南亩耕耘来得容易,摩梭人赖有造物主赐予的无尽藏,才能在这块畜牧渔猎的世外桃源生存至今。而数百里外的傈僳族、彝族、普米族、白族、傣族等,则早已过渡到农耕阶段。这说明开荒种田对山区人来说,实是渔猎资源不足时迫不得已选择的生计。

声波同志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十分注意文献的征引,很注意考证。如关于《山海经》“膏菽、膏稻、膏黍、膏稷”一语,运用历史语言学证知其源于楚人,及诸物播种顺序。诸如此类,本书随处可见。另外关于药、麻、檀布、鱼类、药材类、蔬菜类的考证,也都有独特见解,可补史籍之阙。

声波同志这本书所论列的独特见解,还可以略举十有余处:

1. 成都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蜀人、楚人的关系,前人未论及,作者提出系由汉水上游的蜀人和荆楚人先后入据创建的。

2. 移民对四川农业的贡献决定了第一开发阶段的农业特征(盆地西部的水田化与自流灌溉系统的建立)。

3. 畲田运动在安史乱后的盛行及其对唐宋四川东部农业发展的特殊贡献,其主人基本上是僚蛮后裔,所以这个过程也就是僚蛮的逐渐农耕化——汉化过程。

4. 宋代人口与耕地数分别达到1400万口和90万顷(南宋),与清乾嘉时代相当,是为历史上一大高峰。以前史学家对此估计不足。其实,宋代四川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达到空前繁

荣程度，元明时代均有所不及，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农业的空前繁荣，显然是不可能的。

5. “湖广填四川”实际上发生过两次。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在明末清初。

6. “川江—嘉陵江Y型农区”是宋元之际南宋遗民的集中而形成的，它影响到明氏选都重庆及元明时代此区农业的进一步开发。

7. “康雍复垦”只用了60多年就恢复到唐代要用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垦殖过程，“乾嘉续垦”则达到宋代水平，“近代拓殖”更远超宋代，达到耕地150多万公顷的历史最高水平，农区大大向西扩展。这三个小阶段的划分，有助于近代四川农业的研究。

8. 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四川的农业地理景观，基本上是江淮以南的移民与四川南宋遗民共同重新构造的，其中移民的农业文化更多地得到了体现。

9. 清代人口增长的失控导致近代四川良性农业生产部门结构的破坏。

10. 当代表生产水平的粮食复种指数基本不变时，人口、垦殖指数、农业开发的海拔高度与生态平衡程度之间，存在着函数变量关系。

11. 封闭独立与开放交流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12. 四川各自然区域农业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地农业生产水平不平衡进展。

此外，声波同志对当前四川农业规划还提出三项有参考价值的建议：第一、移民开发川西南；第二、在丘陵、山区推广

水利田；第三、发展多种经营。

据我所忆及的，当年声波同志撰成论文初稿后，提交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查评定，答辩委员会为此作出决议，明确指出：“这篇论文所论述的区域范围虽只是四川一省，但四川省面积广大，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丰富多彩，农业与林牧副渔业生产各具特色，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历史上，四川省之农业生产迭经兴衰变化，影响因素又极为多样复杂。这表明，研究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又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该博士生在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充分吸取了中外专家有益的研究成果，从时间、部门、空间三个方面对四川省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迄民国，长达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七个生产区域及若干个生产部门，多方位地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具体的论述分析，阐明了四川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生产区域的分布与变化，各生产区域之农业生产结构，主要农作物之由来与分布，各生产区域之农业生产水平之演变与差异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之变化等。不仅填补了我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一个空白，对深入进行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与建议，对四川省如何认清与解决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制定农业发展区划、规划，将能有所裨益。……该论文收集资料宏富，结构严密，层次分明，线索清楚，论述精当，结论正确，虽有小疵，仍不失为是一篇在观点与方法上具有开拓性，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优秀的区域农业历史地理博士论文。”

现在声波同志根据原来的论文，修改补充，写定成书，保存了原来的优点，更多所发挥，这当然更值得称道。声波同志这本书行将出版，要我写篇序文。回忆当年声波同志学习的情景，宛然如昨。珍惜往事，翻阅新著，欣喜无已，因而执笔，写成这篇序文。

史念海

1992.9.11.

Abstract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geography of Sichuan province has so far remained a gap.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not only to fill this gap, but also to clarify the source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cultivated land an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se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province.

This book comprises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vestigates, from a historical angle, the process of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reclam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wasteland and their uneven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hree periods of Sichuan's agriculture from the Stone Age to 1949.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from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es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side-line occupations, fishery and hunting during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Sichuan's agriculture.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degre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arable lan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utputs and the structures of producing departments in Sichuan's seven districts which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Sichuan's agriculture.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Sichu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d not trace back to the remote antiquity, but was restructured after the immigration from South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68—1911). Because of the uncontroll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invasion of capitalist economy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 Xi (1662—1722), Sichuan's once self-sufficient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was gradually destroyed and monocrop culture of grain or cash crops he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over-reclamation of land and the erosion of soil in the extensive farming areas.

前 言

笔者是四川人，却负笈他乡，在西安住了6年。每当在市场上见到四川的物产，就令人怀念起阻隔在巍峨磅礴的秦、巴大山南方的故乡。尽管抬首只能见到飘浮在秦岭上边的氤氲白云，但闭上眼睛也能想得起在云幕的后边，有铺满黄灿灿油菜花、飞翔着千军万马般小蜜蜂的春天的原野；有如茵麦苗层层裹拥、间或嘎然鹅鸣划破寂静的丘陇寒塘；有川西南高原上舒展在蓝天白日温暖怀抱之中的、蚁附着牛、羊、马、猪的如浴青山；有霜后红橘在岸边山坳中纷纷点点，与欸乃渔桨遥相唱和的川江画廊……。悠悠的情思，使笔者十分留意四川的风俗物产及今古变迁。

现在国内市场上常见的四川物产以农副产品为多，其中又以猪肉、水果、菜油、蔬菜及豆制品最为常见，但与古籍中记载的出川物产相比较，却又显得不同。古时曾称道于世的农副产品如姜、茱、毛皮、药材、茶、染料、马、蔗糖、蚕丝、木本油料、木材、稻米等，现已大多消失于出川物资行列之中，

而且即使在四川内部，各地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古今都是不同的。如果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变迁过程归纳总结出来，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变化，哪些变化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这对于如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该有多好啊！

但是笔者发现，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专著，甚至是一份有份量的论文，系统地论述过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四川农业史的论著并不太多，以著作而言，清乾隆时什邡人张宗法的《三农记》，就是四川古代唯一的一部知名农书了，但其中也只是在介绍农业经验时附带地略述了一些作物的传播史，还算不得农史专著。民国时代和解放后有关部门出版过一些包括农业地理在内的经济地理专著，如40年代蒋君章的《西南经济地理》，60年代孙敬之的《西南地区经济地理》，80年代科学院成都地理所的《四川省经济地理》和《四川农业地理》等，这些著作都是当时一些经济资料的汇编和总结，也算不得农史专著。还有一些四川地方史专著，如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1979年）、陈世松等人的《四川简史》（1986年）、蒙默等人的《四川古代史稿》（1989年）、王纲的《清代四川史》（1991年）、隗瀛涛等人的《四川近代史》（1985年）及四川经济史专著如李敬洵的《唐代四川经济》（1988年）、贾大泉等人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1985年）、《四川茶业史》（1988年）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四川农史问题，当然也不那么系统、全面。不过，应该对《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和《唐代四川经济》、《四川茶业史》的作者在各自领

域内对有关的农业部分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另外，蒙文通、任乃强、谢忠梁、陈树平、沈仲常、刘志远、刘文杰、林鸿荣等人，也分别从文献学、经济史、作物史、考古学等方面，对与四川农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撰有单篇论文，各有建树。这些论著，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笔者的知识，扩大了笔者的视野。同时也促进了笔者对四川农业史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比如，为什么晋代以前的巴蜀没有大宗的专用油料作物？这在普遍以大豆、大麻（苴）或亚麻为油料作物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像的。后来知道，这与当时四川渔猎尚盛，畜牧、养鱼很发达有关。那么为什么唐宋以后四川油料作物发展起来了呢？当然这与渔猎、畜牧、养鱼等业在四川盆地逐渐衰落又有关系。而怎样解释它们的衰落，恐怕得从农地的日益垦辟说起。但是农地的日益垦辟只是一个大趋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又经历了若干次退缩和扩大的反复，而且在农地垦辟的区域、高度、类型、后果等方面又受着水利、耕作技术、作物品种、人口分布、政治军事等很多因素的制约，不同自然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结论是，这些现象可以由历史时期农业地理的发展变化来解释，因为它们突出表现在农业地理景观（landscape of agricultural geography）的演替方面，它们集中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适应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变化。也就是说，在近代工业出现以前，农业经济（广义的，包括农林牧副渔猎）虽像黏合剂一样把人类与自然紧紧地胶合在一起，而其经济学内涵则侧重于人的因素，很少涉及自然的因素，因此如果仅仅是从农业经济学角

度，或者仅仅是从某一个时代断面去探讨农业历史，尽管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是必须的，但显然不能全面了解农业发展演变规律，不能解释诸如物产变化、耕地变化、耕作技术及区域间的农业水平差异等农业地理景观的演替问题，也就不能令人满意地揭示和预测人类从适应自然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

有感于此，笔者对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抱有极大的兴趣，1987年在导师史念海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选择了《四川历史农业地理》这个题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企图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角度，探讨一个行政区域内农业地理的演变过程及其因果、特点、规律诸问题。

不过，该论文仅10多万字，还属于纲要性质，需要充实的地方还很多，笔者毕业回川工作后，即申报了《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省“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又花去两年多时间完全重新改写，补充了大量近代内容，吸取了更多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原有立论观点进行了全面审核和必要修订，才完成这部专著。

关于农业地理的研究对象，60年代以来，国外以斯潘塞等人为代表已经提出应以研究农业文化景观（landscap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为主，他把人的作用只视为相关要素^①。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历史农业地理如果只着重研究历史农业文化景观，必然是残缺不全的，比如农舍的布局，因考古资料的缺如，便无法复原。更重

^①J.E. Spencer（斯潘塞）etc, Introducing Cultural Geography.

要的是，尽管景观是地理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强调以景观为着眼点，容易导致忽视人地关系的倾向。所以笔者没有采取把景观和农事截然分开的作法，而是把人地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既保证了研究对象的相对完整，也便于应用历史资料。

当然，笔者有志于研究区内尚无人涉足的通史性区域农业地理，并不只是为了填补空白，而确实希望能够从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人类历史活动中整理出一定的头绪，解释一些问题，探索区域农业地理演变规律，更好地为“四化”服务。这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观察问题。因而也就面临着既要有贯穿历史的主体线索，又要按研究内容横向展开，还要反映地区差异等多种论述方法的交叉问题。

怎样才能把这三种论述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笔者采用的办法是，首先把农业开发的主要标志——农地的垦殖，按时代顺序进行纵向叙述，而农地垦殖与水利建设又是紧密相关、相互促进的，这两个主题基本上就把农业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出来。其次是将农（种植）林牧副渔猎各生产部门横向展开，分别探讨其由来、传播、布局演变、兴盛与衰落的过程。第三是按自然条件分地区综述其农业生产水平的演变及差异。这样，从时间、部门和空间3个方面（笔者姑称为“历史地理3维空间”）建造了历史农业地理总体概念。其中，在体例结构方面还大致遵循以下3项原则：（一）意义重要或变化频幅较大的相关事物，详为论述，无关宏旨或变化很小者，叙说从略；（二）尚属空白或很少有人涉足的相关内容，详为钩补，事属常识或已有定论者，引述从略；（三）有争议或有谬

误的相关问题，详为辨正，并陈己见，无争议或分歧较小者，考证从略。总之本书的特点是不唯篇幅论轻重。当然，这些方法只是尝试，有待克服的弊病不少，因此笔者诚恳地期待着各位先生的批评。

通过这样的研究，笔者总结出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发展演变的主体线索是：以粮代牧、精耕细作，向荒山荒原进军这一近现代四川农业地理发展趋势，是清代中叶开始出现，至近代加剧的新动向，它是人口增长完全失控和盲目经营的产物，对于符合四川地理环境的传统的多种经营型良性农业生产结构来说，无异于已走向畸形的叛离道路。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从宏观角度考虑如何解决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将是非常重要的。

谨以此书，奉献给我可爱的故乡！

附注：文内涉及的年号、地名，皆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相应公元纪年、今地名，以后不再重注。

目 录

• 1 •

第三节 汉晋时代平原、河川的水田化趋势及其中断.....	(23)
§8.盆地西部平原的水田化	(23)
§9.盆地中部和东部河川农业的发展.....	(25)
§10.川西南及川西沿边各族的农牧业.....	(27)
§11.东汉四川耕地数的推算.....	(29)
§12.三国交攻与流民起义时代农业的萎缩.....	(31)
第二章 第二农业开发阶段：成汉至南宋.....	(34)
第一节 人民的迁徙与河川农业的缓慢恢复.....	(34)
§13.成汉至南北朝时代四川盆地的人民迁徙.....	(34)
§14.乌蛮入据川西南与僚蛮文化对四川农业的影响	(38)
§15.隋代四川农业的初步恢复	(41)
第二节 灌溉农业的恢复与畲田运动的兴起.....	(44)
§16.唐前期盆西灌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44)
§17.盆地东部畲田运动的兴起	(49)
§18.各族地区农业的恢复.....	(52)
§19.唐代四川耕地数的推算.....	(54)
§20.唐末五代动荡时期四川农业的相对稳定.....	(57)
第三节 闲隙地的垦辟和垂直立体农业景观的出现	(59)
§21.宋代四川人口的猛增.....	(59)
§22.盆西水田区水利的整治与闲隙地的垦辟.....	(62)
§23.山田垦辟与垂直立体农业景观的出现.....	(65)
§24.各族地区农业的发展.....	(69)

§25. 宋代四川耕地数的推算	(72)
§26. 宋蒙战争与四川农业的空前破坏	(75)
第三章 第三农业开发阶段：元代至近代	(76)
第一节 元代四川的屯田与农业开发的新动向	(76)
§27. 屯田与耕地数的推算	(76)
§28. 农业开发的新动向	(81)
第二节 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与明代农业的缓慢恢复	(84)
§29. 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84)
§30. 明代恢复农业的几个步骤	(87)
§31. 各族地区的农业状况	(91)
§32. 明代四川耕地数的推算	(93)
第三节 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垦殖高潮	(100)
§33. 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100)
§34. “康雍复垦”与盆西水利的恢复	(102)
§35. “乾嘉续垦”与梯田的重新出现	(108)
§36. 清中叶四川耕地数的推算	(113)
第四节 近代农地垦殖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拓展	(119)
§37. 四川盆地的农地拓殖	(119)
§38. 川西北的屯殖活动	(123)
§39. 川西的“改土归流”与农业进展	(125)
§40. 川西南农业的曲折发展	(128)